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a warrior, likely a Paladin, standing in a heroic pose. The warrior is wearing ornate, light-colored plate armor with gold-colored accents and a red cape. He has a determined expression and is looking slightly upwards. The setting appears to be a stone-walled city or fortress under a bright, hazy sky. In the upper left, a large, glowing golden structure is visible. The overall style is cinematic and high-quality, typical of Blizzard's promotional art.

WORLD
WARCRAFT®
THE WAR WITHIN™

信仰与烈焰

L. L. McKINNEY

崇高者凯隆的办公室门口有三张皮椅，菲琳·洛萨选了自己最喜欢的那一张坐下。这张椅子她格外熟悉，尤其是右边扶手那个小小的凹坑。不少燃灯者和其他前来办事的人，紧张之余都会把手放在那里又抠又挠，久而久之就留下了痕迹——这里面也有她的贡献。

贝雷达尔之光从远处墙上的窗户倾斜下来，一道道金光将走廊分割成了歪歪斜斜的碎片。一切都散发着安全与平和的气息，分明该让人感到宁静。然而菲琳却发现，自己胃里那股翻江倒海了大半个小时的紧张感，已经逐渐扩散到了全身。一种莫名的战栗，先是感染了她的双腿，再到双臂。最终，连她的手指也在膝盖上敲个不停。

她闭上双眼，想把注意力集中起来，却发现自己的想法不受控制，围绕着安度因·乌瑞恩的话形成了漩涡。和我们一起走吧。去看看这个世界，也让这世界好好地看看你……他讲的那些故事在她脑中挥之不去，这份邀请也一道留了下来。这一切慢慢形成了一个画面：旧世界焕然一新，到处都是来自异域的英雄、传说与谜团，和她家族的故事一样充满传奇色彩。偷偷登上阿瑞亚之升号出走时，她坚信自己已经远离了被尘封的历史书卷和晦涩的羊皮纸埋没的命运，也想过将洛萨之名彻底抛弃。无数的传奇故事仿佛木刺一样扎进了菲琳的心，有如越聚越多的柴堆，在

她心中燃起了一个炽烈的真相：这种执着于过去的生活，从来都不属于自己。

可安度因的那些话又让她明白，在人们心中，“洛萨”这个名字背后是一位不世出的大英雄……也许，过去也将为自己揭示出未来的道路？也许，那道路不是跋涉于文山书海，而是去面对艰难险阻，赢得辉煌的胜利？故事中的英雄，总是被一些自己也无法解释的东西吸引——他们只知道自己的事业无比伟大，却无法理解它到底是什么。这让菲琳的内心产生了巨大的触动。那熟悉的感觉在她脑海深处不断回响，仿佛又回到了那命中注定的一天——她走向码头的那一天。仿佛那就是自己的使命。仿佛那就是自己人生的意义。这，便是她和家人的不同之处。她分明听到自己的每一根神经都从最深处发出了召唤，这一切却被他们当成了“小孩子的一时兴起”。

如今，这召唤再一次响了起来。

菲琳再也无法忍受这份焦虑。她站起身，被双脚带着在上层大厅走来走去。整座建筑依然笼罩在安宁之中。她的燃灯者同伴们都已离开，开始了自己一天的工作。正是因此，她才选择了这个时段：在这清晨时分，自己暂时还不会被人发现。她不想向别人解释自己的计划，也不想看到他们失望或悲伤的神情。更重要的是，她不想听到别人劝阻自己——当然，他们拦也拦不住的。想触动她的心弦本就难如登天，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都已不在了。

感伤冲进了菲琳的胸膛，但她压下了这股情感，每落下一步，都将它踩到内心更深处。“冷静一点。”她对着一片寂静发出了低语。

长久以来，她一直以为，是神圣烈焰将自己召唤到了陨圣峪；也以为自己是在烈焰的护佑之下战斗至今，自己本就应该来到这里。然而她的心底，却藏着某种更加……饥渴的存在。

各种记忆在无声中涌上心头，菲琳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她反复回想着这些过往。只要能让自己不再去想那些计划、不再去想失败的后果、不再去想自己到时候该怎么办，让她做什么都无所谓。

孤儿院的回忆将她包裹了起来。最初，那里空空荡荡；好一段时间，整个远征队只有菲琳一个孩子住在那里，仿佛巨型火绒盒里一个飘摇的小火苗。当年，那建筑看起来真的好大，也好威风。谁能想到，周围有这么大的空间，人居然还能感到窒息？

那时，只有西格弗雷德·西基皮尔能让菲琳感觉到一丝温暖。他是米雷达尔孤儿院的看护人，当年还没有显出如今的老态。他总说，“这是生活充实的表现。”

说起来，他当年说过的话可真不少——大多是追在她屁股后面，叫她不要乱跑、乱跳、乱溜、乱爬。菲琳名义上的监护人是维利西亚·斯蒂泰克将军，真正在孤儿院照顾她日常生活的却是西格弗雷德。叫她仔细研习斯蒂泰克那些规矩、将其倒背如流的，也是西格弗雷德——只不过对菲琳来说，熟记和遵守完全是两码事。

每天晚上为菲琳掖好被角、给她讲故事的也是西格弗雷德。都是些讲述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带领阿拉希帝国走向辉煌、来自“美好往日”的故事。也正是这些故事，让菲琳成为了今天的自己。

“我想听打仗的故事！”一天晚上，菲琳洗漱完毕，穿着棉质睡衣向西格弗雷德提出了要求。那是个温和的夜晚，带着黄铜气味的北风从敞开的窗户溜了进来，卷起了窗帘，带飞了几张当天上课时被她写满的羊皮纸。纸上，一张斯蒂泰克将军的肖像被画了颗山猫的脑袋。自不用说，这一天她也没有好好听讲。

“哈，”西格弗雷德拿起被菲琳丢到地上的枕头，手上不停地把它弄松，深棕色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惊奇的神色，“故事可要等到我们钻进被窝之后才能讲。不然，寐梦者不就抓不到你飘来飘去的想法了吗？”

菲琳大叹一口气，又倒回床上，乱踢乱蹬地钻进了被子。不过，她还不想就这么乖乖躺好。她整了整自己头上包着辫子的睡帽，眯起眼睛盯着西格弗雷德。“世上才没有寐梦者呢。”

“当然存在了！”西格弗雷德仿佛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似的，倒吸了一口气，“要不然，你睡觉时看到的那些景象都是谁搞出来的？总不会是小精灵吧。”他拍了拍刚刚松好的枕头，把一只手伸向床边的桌子，放到了一本重重的书上。

菲琳屏住呼吸看着那手，却发现他的手指只是摸了摸书皮，然后便在上面轻敲了起来，仿佛在等待什么。一声轻笑过后，她终于把被子盖到了身上，还乖乖地拉到胸前。西格弗雷德眨眨眼，把书拿起。他的手被书一压，略略沉了下去。菲琳不禁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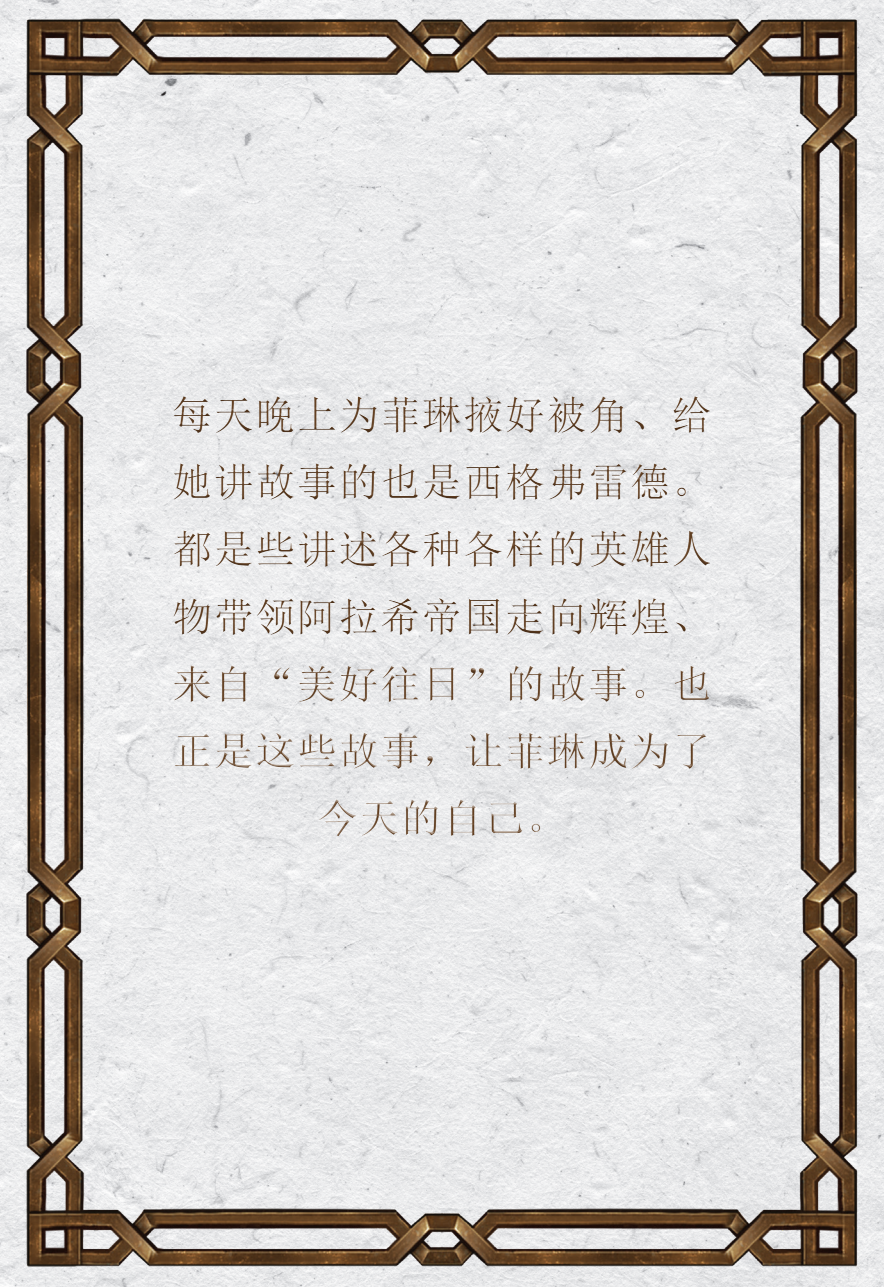
“好了。”老头子把书摆到了膝头，“还是讲个别太刺激的故事吧，怎么样？”

“哎呀！”菲琳拿出早已练习多年的小脾气，开口抱怨道，“可是打仗的故事才最棒啊！”

“哦？是吗？”

“对呀！厉害的人就该去打架！其他的事都太无聊了。”

西格弗雷德哼了一声。他的哼声总是这样，虽然并不包含鄙视的态度，却总让



每天晚上为菲琳掖好被角、给她讲故事的也是西格弗雷德。都是些讲述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带领阿拉希帝国走向辉煌、来自“美好往日”的故事。也正是这些故事，让菲琳成为了今天的自己。

你觉得需要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做法。“你是这么想的啊？既然如此，我想到今晚要讲哪个故事了。”老头子说完将书本翻开，手拂过页面边缘精细的藤蔓装饰画。墨迹中隐隐透出了轻柔的金光，将书笼罩其中。页面开始翻动，最终在某一页停下。

“哇！”菲琳发出惊叹，睁得大大的眼睛里发出了好奇的光芒——她还从没见过这本书自己动起来的样子。“你还懂魔法啊？”

“可惜，我是不懂，”西格弗雷德轻笑了几声，随后低下头，以神秘的语气低声道，“不过，这本书却懂呢。”

菲琳简直着了迷，躺成了更舒服的姿势。

“这个故事可特别了。”西格弗雷德拍着书页说道，“它淹没在各种各样的争斗与冲突之中，被立下誓言的秘密守护者们严密保管，几乎已经被世人彻底忘记。”

年仅八岁的菲琳被每个字深深吸引着。也许，这就是讲故事的魔力吧。

西格弗雷德故作夸张地清了清喉咙，开始朗读。“*原初烈焰克莱夏之歌：失落女王与阿拉索的故事*。传说中，克莱夏是国王的女儿，也是索拉丁家族的后人。

“是你的祖先呢！”西格弗雷德朝菲琳指了指，感叹道。

她差点惊呼出声：“我都从来没听说过她！”

“听说过她的人本就不多，”慈祥的老人继续讲道，“但关于失落女王的传说却有不少，这只是其中一个而已。”说罢，他继续读了下去。

“克莱夏是个精力极其旺盛的孩子，性格也很顽皮。她头脑灵活，也很聪明，却总是不爱学习、不爱干活，成天总想着玩耍，要么就是到荒野里乱跑。

“和我认识的某个人很像嘛。”西格弗雷德责怪道。

“克莱夏是家里的大姐，她的母亲是奎尔萨拉斯的一位女贵族。从小，克莱夏就很喜欢自然，花了不少时间去熟悉各地的森林与河流，和各种各样的生物与人物成了朋友。虽然地位高贵，克莱夏却更喜欢与普通人大打交道的时光。大家都很尊重她，她却拒绝接受任何特殊对待。另外，她也特别喜欢打架，而且天生就会使用魔法。

“克莱夏成年后，她的土地受到了可怕的诅咒。诅咒触及的一切都遭到了腐化，变成了可怕的怪物。人们对往日亲朋痛下杀手，将自己的家园、村庄毁坏殆尽，王国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绝境。

“冲突达到顶峰时，世代代守护这片土地的索拉丁，终于被扭曲怪物组成的

大军攻破了城墙。亲眼见到各种惨象后，克莱夏立誓拼上自己的全部力量与技巧，保护王国。她决定找出这邪恶魔法的源头，将其彻底消灭。

“接下来的几个月，她参与了一场又一场战斗，赢下了一次又一次胜利，也帮不少人挺过了失去至亲的痛苦。在一次战斗中，这位公主和她的友军遭遇重创，被怪物层层包围。就在这时，世人从未见过的奇景发生——她突然放出了一道烈焰与圣光交织的风暴。烟雾与尘土消散后，公主的身形逐渐显现。她的手中，是烈焰组成的长剑与盾牌。闪闪发光的盔甲，烈火熊熊的武器，人们不禁以为，克莱夏这是掌握了太阳的神力。”

菲琳开始想象自己的祖先——一位与自己一样有着浓郁的深色皮肤、浑身散发着力量与光芒的战士。

“公主虽然取得了胜利，时间却依然无比紧迫。诅咒还在蔓延，战争的情势急转直下。在一股隐形力量的推动下，诅咒获得了强化，扩散速度也进一步加快。王国的防御开始崩溃，一切希望似乎都已消失。

“但一天晚上，克莱夏公主正在前线的帐篷中睡觉时，得到了一位圣光存在的造访。圣光在幻象中为她指明了荒野中一处隐蔽的所在。那是一座神殿，也是世界心脏与天界神眼交汇之处。然而，只有她的力量才能找到这座神殿，也只有她纯洁的灵魂才能使用其中的神力。

“于是克莱夏独自踏上了旅途，在整个大陆仔细搜索。途中，她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敌人与恶魔，心中也不住祈祷着，希望自己的子民能继续坚持下去。最终，她找到了那座隐秘的神庙，拖着伤痕累累、疲惫不堪的身躯爬上台阶，准备与神庙的守护者决一死战。然而，她惊奇地发现，神庙的中殿里正是之前那位圣光存在。这次她终于看清，那是一位穿着星尘长袍的女性，在一片火焰与光交缠的池塘边守望。那女子抬起头，面容却变了样。从精灵，到人类，再到巨魔，循环往复。随着她的一举一动，她的容貌也不断变化。

“那女子自称‘光裔’，还说她在克莱夏体内感到了某样东西：一种为守护他人而战的欲望。她还说，今后的世界需要这样的力量，正如今日，克莱夏的王国也需要它。‘所以我才将你召唤到这个圣地，’光裔说道，‘我要将消灭这个梦魇的方法传授给你。’

“大喜过望的公主，几乎双腿一软。她承认自己远道而来，就是为了找到拯救子民的方法；她的冒险终于来到了尽头。

“然而，听到这话的光裔却露出了失望的神情。如果克莱夏只想寻找力量，那

她和她的子民都将被这股占据世界的邪恶吞噬。

“然而，公主却更正了光裔的说法。‘我来到此地，想寻找的不是力量，’克莱夏公主朗声说道，‘我要找的是自己的使命——帮我消灭这股肆虐王国的恶意，我将奉献一生，守护所有的土地。’

“那女子对克莱夏的答案非常满意，于是请她在神庙的烈焰之水中沐浴。走入烈焰时，克莱夏从前的生命与精华燃烧一空，得到了新生。公主获得了烈焰组成的眼睛与头发，走出水池时，手中还挥舞着一道永不熄灭的余烬：这便是原初烈焰。

“是这样，那个年代还没有圣骑士。”西格弗雷德解释道，“当时确实有许多法师。不过当克莱夏带着余烬返回时，她用圣光与火焰击退了想要攻占王国的邪恶势力；女王甚至还对被诅咒侵蚀的人进行了净化，让他们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作为女王赢得无数战争、统治多年后，克莱夏将王国交给了自己的孩子——他们也继承了她体内的部分余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开始散播自己的教诲，作为引领民众前进的光芒。克莱夏则带着自己剩余的力量在世界各处游历，试图找到诅咒的源头、将其彻底消灭，让自己的王国和整个世界得到安宁。

“女王在众人面前出现的间隔越来越长，直到后来，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最后，她成为传奇故事，代代流传下来。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西格弗雷德低声说着，合上了书本。书上的光芒瞬间闪了闪，随后又归于黯淡。

菲琳那天一晚上都没睡着。她躺在床上等到凌晨时分才溜下床，想在书中找到那个故事，却发现怎么也翻不到那一页了。

但尽管如此，克莱夏女王和她的故事还是在菲琳的心里扎了根，让她变得更加坚强。也许正是这位先祖的遗传，才让菲琳获得了这种性格——追随内心四处游荡、拼尽全力为民众服务。当然，也是为了她的信仰：

一种带着菲琳穿越世界，甚至走向更远彼岸的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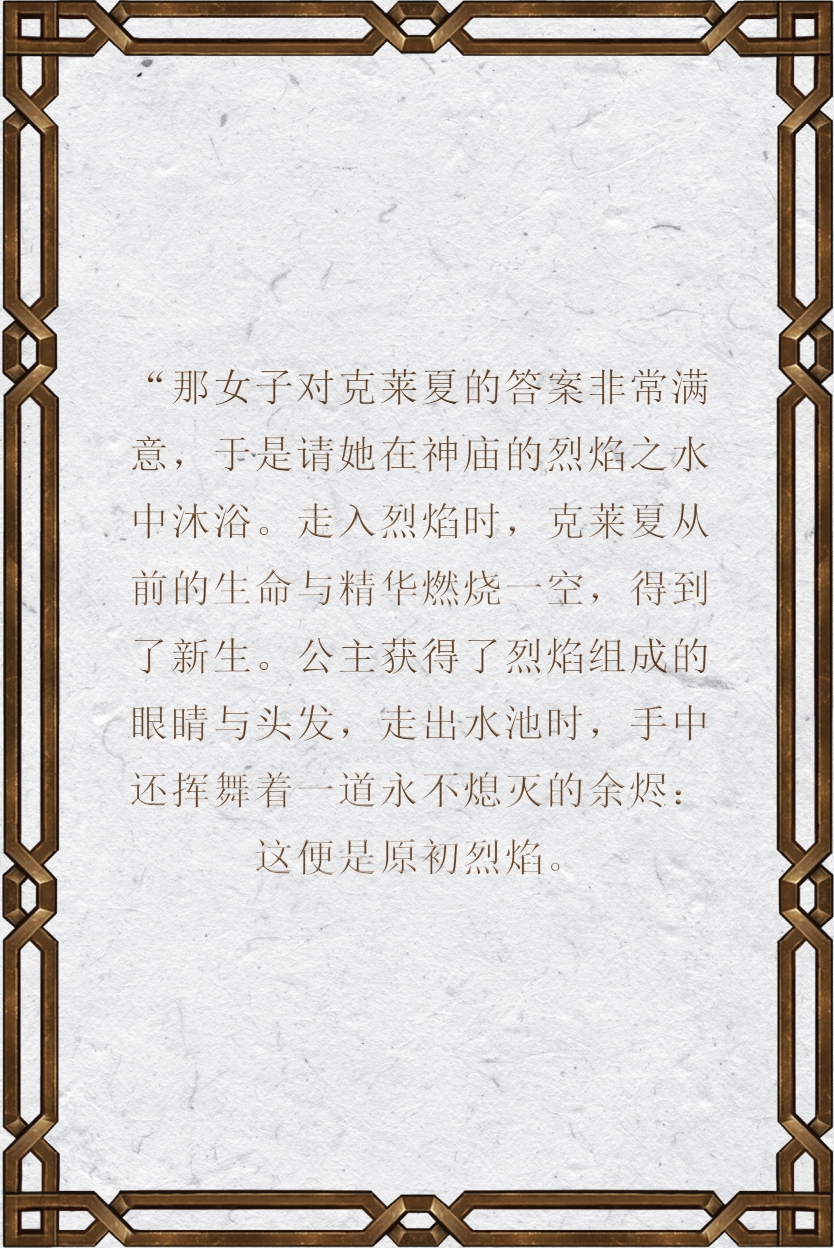


“菲琳？”

身边突然传来这样的问话，她一个激灵从记忆中回过神来。转过头，面前是另一个燃灯者熟悉的脸——玫拉迪斯·莱克。

“是你啊，玫拉迪斯。”菲琳叹了口气。

“你在这里多久了？”玫拉迪斯一边靠近，一边问道。



“那女子对克莱夏的答案非常满意，于是请她在神庙的烈焰之水中沐浴。走入烈焰时，克莱夏从前的生命与精华燃烧一空，得到了新生。公主获得了烈焰组成的眼睛与头发，走出水池时，手中还挥舞着一道永不熄灭的余烬：

这便是原初烈焰。

“没多久。我有件事要找崇高者凯隆商量。”明明几秒前还在走来走去散发内心的紧张，菲琳这时却靠在墙上，想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我刚从那边回来。”玫拉迪斯转过头，本想看看自己身后，却停下了动作。“凯隆去找安度因谈话了。听说他就快走了，还打算带上其他——”

“我知道。”菲琳打断了她的话。

玫拉迪斯顿了一下，皱了皱鼻子。这个表情，菲琳可再明白不过了。

“没出什么事吧？你好像……很紧张的样子。”

菲琳的表情有些失控，无意间皱起了眉，“是吗？”

玫拉迪斯只是笑了笑。幅度虽然不大，却显得非常真诚。“是啊，或者说，用不安来形容会更准确些？”

这算是给了菲琳一个台阶。顺着说下去的话自然就代表承认，但也意味着玫拉迪斯不会过多地追问——她会给菲琳足够的时间，等她主动来找自己。

一起加入烈焰、一起训练、一起晋升，两人早已结成了意想不到的朋友。曾经的不信任，早已成了真挚的友情。菲琳对玫拉迪斯唯一的不满，就是这位前任预备兵实在太了解自己了。

“考虑到我们最近面临的情况，恐怕人人都会不安吧。”菲琳努力回避着她的话题。

“这话虽正确，却对你不适用。”玫拉迪斯双手抱在胸前，扬起了一边眉毛。她渐白的金发梳得相当靠后，显露出脸上担忧的神情。“你的信仰可绝不会动摇。”

“如今也一样，”菲琳走回皮椅前，坐在了中间的椅子上，“我不过是想聊聊之前面对先驱时发生的事。”

淡淡的得意笑容本已在玫拉迪斯的脸上浮现，却又突然消失，“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菲琳深深低下了头，将脸埋了起来，生怕玫拉迪斯从自己的脸上看出真相。“我想，也没什么事吧。总之，不用担心。”

玫拉迪斯又看了菲琳一样，仿佛在思索是否要相信她的话。最终，对方似乎下定了决心，肩膀略略下沉，发出了类似自尊受伤的声音。“既然你如此坚持，那就这样好了。等你跟凯隆聊过之后，去旅店找我们吧。”

“你们？”

“雷加德好像说有事情要跟我们讲，纳莉娜还说最近大家都不好过，要请大家

喝一杯。你要加入的话，他们自然也会高兴的。”

“我可能没那个时间……”菲琳好像自言自语一般，低声说道。

对话停顿了一下，玫拉迪斯又一次双手抱胸，“你不会是……要离开我们吧？”

正在端详椅子上一道道凹痕的菲琳，突然将头转向了玫拉迪斯，“什——你说什么？”

“烈焰保佑啊，”玫拉迪斯又一次皱起了鼻子，“你脸上那个表情太明显了。和你上次去追莱——唔，总之是一模一样。”

这话打了菲琳一个措手不及，她只能盯着玫拉迪斯，口中说不出话。

趁自己情绪还没失控，也为了避免被菲琳打断，玫拉迪斯继续说道，“你的信仰与热情无人能比。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有些冥顽不化的地步。不过也不难看出，不管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驱使你，都是因为你有这个资格。即使是最初的最初，黑暗刚刚找到我们时，便已如此。虽然我对那些来历不明的家伙不太相信，但我信任你。我在黑暗中懦弱畏缩了多年，是你点亮了我心中的神圣烈焰。如果你去意已决，那肯定也是正确的选择。但至少……至少别不辞而别。我们已经不想再失去任何人了。”

说完这话，玫拉迪斯草草点了下头，便转过身飞步而去，菲琳只得一路目送。

因为你有这个资格。即使是最初的最初，黑暗刚刚找到我们时，便已如此。



菲琳还记得那一夜。陨圣峪的生活骤然改变，她内心的神圣烈焰第一次喷薄而出。如今，孤儿院早已不复往日的空荡。世事如常——人们寻找伴侣、结下誓言、诞下后代。然而，战火也仍未熄灭。阿拉希人决定在此定居，那又如何？蛛魔和蜃鱼人并不会就此罢休。过早逝去的生命，依然太多太多。

孩子们被送来孤儿院时，必定是出于一些不幸的原因；然而菲琳明白，这里的存在依然是一件好事——这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家。因此，她也会拼上自己的全力，让这里尽可能变得更加和谐、温馨。

这天晚上，菲琳只好自己阅读故事书，因为西格弗雷德还有其他的事要做。他的职责越发转向了管理工作——管理补给、管理食物、管理年幼孩子的教育与训练。这时菲琳才发现，运营一个地下孤儿院是那么辛苦。至少，西格弗雷德那时候

总是这么抱怨着。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菲琳的叛逆达到了顶峰。青春期在她的心里燃起了一团全新的火焰——不想被任何人视作小孩子，也不想被任何人当作小孩子对待。照顾孩子们算是满足了这个愿望——毕竟对她来说，保护孩子是一个全新增加的职责。然而，这也耗尽她的全部精力。而且，她很清楚自己还能做到更多：她的能力绝不止“可以给孩子讲故事”那么简单。

幸好，她很喜欢讲故事。

“啊，这个故事可棒了。”菲琳语带得意。她翻这本故事书大概已经上千次了，总希望着有朝一日能再次读到那个失落女王的故事。可惜，天不遂人愿。

不过这次她翻到的，是一个王子向巨龙学习魔法的故事。关于魔法法术和神秘生物的故事通常都很精彩。只不过今天，这些小听众期待的是一样别的东西——晚饭。菲琳学了那么多知识，却从没学过要如何制伏一群饿着肚子的小孩。

她将书本放在腿上，坐直了身子，让打开的书抵在自己的胸前。这样，她就能腾出手来翻动书页、比划各种击剑动作，还能像魔法怪兽一样对着空气挥舞“利爪”。今天，她扮演的角色是一头鳞片和翅膀都会发光的蓝龙。当然，故事里并没提到这些细节，但她总觉得，如果自己真的长出翅膀，它们肯定会闪闪发亮。

菲琳拉高了声音，开始按照自己的记忆讲起故事：“王子只看了那巨龙一眼，就知道自己找到了老师。‘伟大而强劲的巨龙啊！’王子说道……莫莉！莫莉，那个怎么能往嘴里塞——真要命。稍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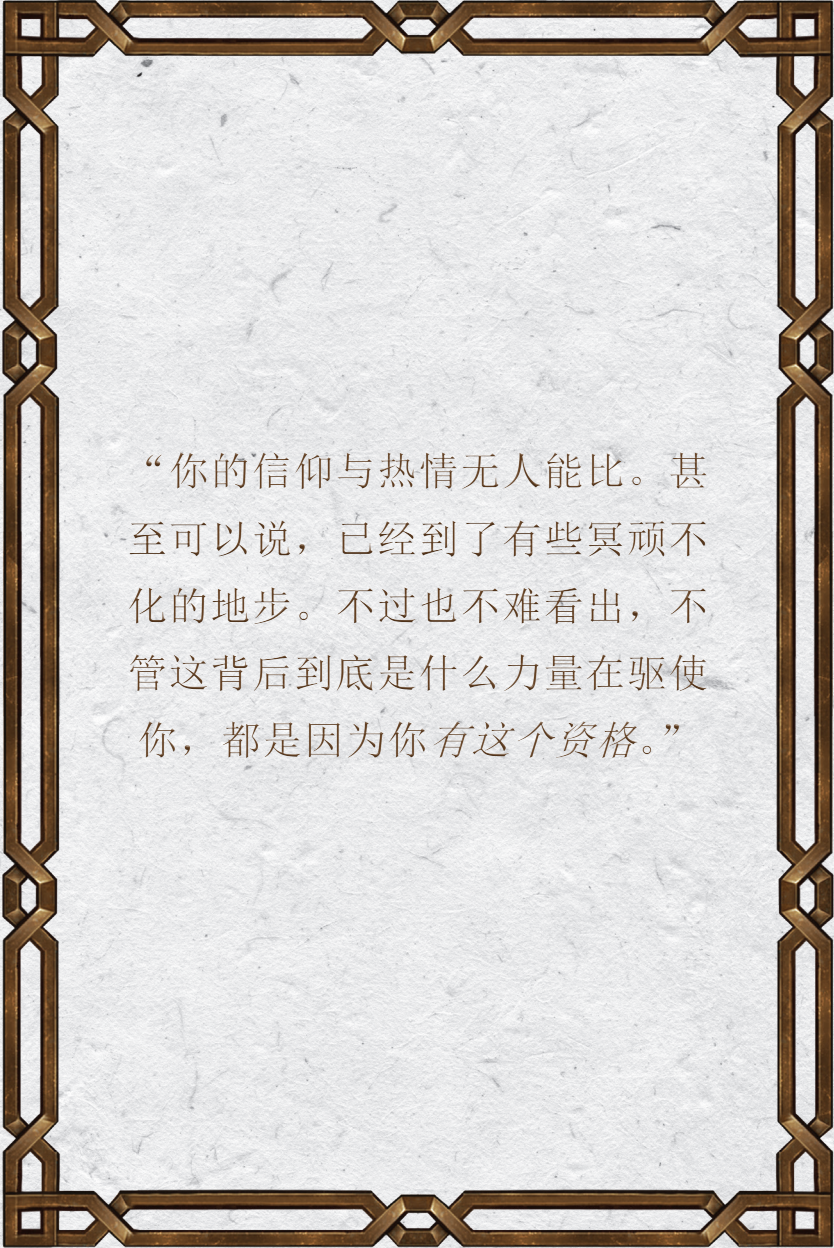
她将书放到椅子上，走到那个深棕色皮肤的小女孩面前，她今年春天才刚满三岁——菲琳记得所有孩子的名字，也记得他们的生日。这些事，总要有有人记住才行。毕竟，这样能让孩子们开心一点。

“莫莉娜，别闹了，今天的晚饭肯定比积木好吃多了！”她跪在地上，想把玩具从小女孩手中抢下。小女孩却展开了英勇的“回击”，眼角似乎还显出了泪花。

看到这样子，菲琳内心一震。“唉，好吧。”她放开手，那孩子发出了胜利的尖叫。不过还好，她夺回积木后忙着拿起来玩耍，并没再把它塞进口中。

菲琳站起身，本想坐回椅子上继续讲故事，却被建筑前一扇大窗外耸动的人影吸引了目光。斯蒂泰克部队的士兵正急匆匆地走过。大概是演习吧；或者，也有可能是预备兵在旅馆待得太久，耽搁了训练。

“看来有人大难临头咯。”菲琳悄声说道，一边伸手，再次把积木从莫莉嘴里掏了出来。莫莉顿时大哭，菲琳皱了皱眉，迅速将手伸进裤子口袋，掏出了一个小



“你的信仰与热情无人能比。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有些冥顽不化的地步。不过也不难看出，不管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驱使你，都是因为你 有这个资格。”

布包。

莫莉伸手擦着自己的棕色眼睛和小鼻子，一边偷偷瞅着菲琳手里突然出现的蜂蜜面包。虽然已经放了几天的时间，但那味道还是很香。西格弗雷德连着两天在晚餐时愁容不展。看到这样子，菲琳便偷偷将面包收了起来，没有吃掉。

其他孩子也发现了面包的存在，纷纷围拢过来。菲琳将布包放了下来，让大家一起分享。看着孩子们吃着面包、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她的胸中也升起了一股暖意。残渣从他们脸上纷纷掉落，但她并不在意——反正自己马上也要把整个地板扫上一遍。看到这幅样子，一切都值得了。

“这可是我们的小秘密哦？”她轻笑着说道，还将手指压到了嘴唇上，做了个噤声的姿势。

孩子们也一如往常，笑呵呵地模仿着她的动作。

大家的情绪高涨起来，房间却暗了下去。那速度并不快——光线逐渐暗淡，就好像太阳被云遮住了一般。多年过去，菲琳还记得那太阳的样子。虽然，记忆已没那么清晰了。她只记得太阳升起、落下，以及随之降临的夜幕。

房间里的阴影似乎率先注意到了这一点，逐渐拉长，就好像睡醒之后在伸懒腰。房间里的唯一光源变成了炉中的火苗，它们也随之舞动、跳跃。光线彻底消失了，大家的窃窃私语也随之而去。孩子们突然陷入了沉寂。只有睡着时，他们才会这么安静。

西格弗雷德拿着汤勺从炉前走了过来。在如此的寂静之下，他的步伐如雷声一般响亮。“大家待着别动。”他一边打开门向外张望，一边说道。

菲琳向孩子们做了个“别动”的手势，自己跑到了直面广场的大窗前。

街上的人们都莫名停下了脚步，有的手上还提着篮子和包袱。连拉车的帝国山猫都定在了原地。所有人都面对着同一个方向——贝雷达尔的方向。他们脸上纷纷露出了惊讶、恐惧和难以置信的表情。

菲琳眯起眼睛，将脸凑近了窗户，想看清他们到底在看些什么。

“菲琳·洛萨，别靠近那窗子！”西格弗雷德口中爆发出大喊，从房间另一头疾冲过来，开始将孩子们带往地窖。

菲琳吓得一激灵。就算数落自己时，西格弗雷德也从没大吼大叫过。

她很还想还嘴——*我就看看而已啊！*但话还没出口，窗户就突然爆炸了。伴随着金属的啸鸣，玻璃与木碎飞溅开来。一片尖叫中，一位圣骑士撞进了房间。

他飞着撞到墙壁，瘫倒在地，便不再动了。长矛和盾牌从他的手中滑落。他的

盔甲上是一片巨大的凹痕，覆盖着黑红色的粘稠血迹。屋外传来了欢庆胜利的兴奋尖叫——那不是人类的声音。菲琳全身陷入了冰冷。

是蛛魔。

“菲琳！”西格弗雷德一边赶着孤儿们，一边大喊。他们可以在地窖里躲避袭击。只要把入口堵住，安静等待一切结束就好。

但菲琳还没跑到安全处，房间业已被暗影吞噬：一个长着许多胳膊和腿的怪物，已经爬到了窗户的位置。它的腿支撑起来，球形的身体仿佛噩梦中的生物；它的下颌咔咔作响，许多眼睛中映照即将熄灭的火焰，闪出了恶意的光。

*封锁一切出入口。找件武器，选个易守难攻的位置，将自己掩护起来。*这是斯蒂泰克的指示。一旦敌人发起袭击，所有人都要依照行事。菲琳仿佛听到这些话在自己的耳边响起。她在一张翻倒的桌子厚蹲下身，一只手捂住嘴巴，挡住了险些发出的惊叫。她也看到了房间另一边的些许骚动：那是西格弗雷德为了尽量拯救孩子们，关上了地窖的大门。

除了她、那怪物，还有那倒地的圣骑士，这房间里再也没有别人了。

蛛魔步步前进，菲琳缩紧了身子。她的耳中回荡着自己的心跳声，恐惧感在全身激荡。

“你的死期到了。”一个低沉的声音，咔嗒作响中还隐隐透出了嘶嘶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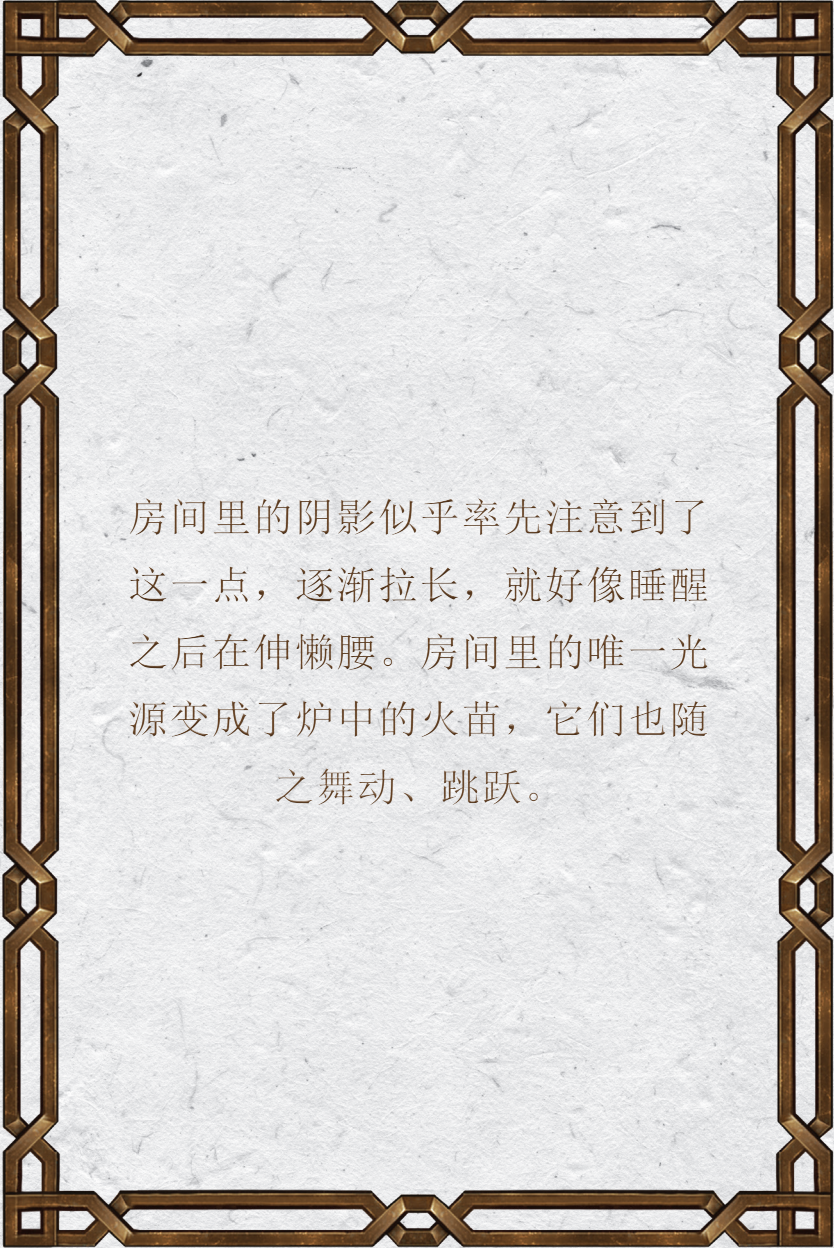
恐惧涌入了菲琳的胃，她几乎瘫在地上。也许可以试着逃跑？直接冲向房间深处的楼梯，就能到达楼上的卧室。在那里找个橱柜或衣柜躲起来，祈祷柜门能坚持到援兵抵达。

一声细弱的喘息引起了菲琳的注意——她的眼睛蓦然瞪大。发现这声音的可不止她一个：那蛛魔也转头向声音的来源走去。在一把翻倒的椅子下面，小莫莉爬了出来。小姑娘发出痛苦的声音，眼泪也奔涌而出。这哭声菲琳再熟悉不过。不知多少次，她都为此声音困扰不已。那可怜的孩子并不知道自己应该保持安静，也不知道自己这样会引来危险。

菲琳的大脑飞速运转，耳朵里的心跳声也越来越剧烈。这里已经没有别人了。既然米雷达尔的城中都出现了怪物，士兵们肯定都在忙着作战。就算呼救，也不会有任何人回应。连贝雷达尔之光也变得微弱，无法保护人们免遭暗影中各种威胁的侵袭。

什么都没有了。

也无法指望任何人。



房间里的阴影似乎率先注意到了这一点，逐渐拉长，就好像睡醒之后在伸懒腰。房间里的唯一光源变成了炉中的火苗，它们也随之舞动、跳跃。

还有我呢！菲琳的内心有什么东西激愤地发出了抗议。她答应过莫莉和其他孩子，自己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们。她也一直坚信，神圣烈焰会在紧要关头出现、救助那些陷于危难的人们。就像它在故事里拯救那些英雄一样。就像克莱谢在战争与灾难中为子民挺身而出一样。

只要还有人能坚持走下去……

……就总会有火炬在黑夜中点亮。

菲琳闭紧双眼，深深吸了一口气。胸中的热浪越发激烈，逐渐烧光了那令人动弹不得的恐惧——她猛然站起身。此时，已被蛛魔逼到跟前的莫莉也终于抬起了小脸。她深色的眼睛在恐惧中睁得滚圆。仿佛烈火燃尽黑夜一般，一股决心充满了菲琳的胸臆。

蛛魔对小姑娘伸出了利爪。

菲琳也冲了上去。

她喉咙中的嚎叫声也一并冲了出来。她猛地一跃，挡在了利爪与蛛魔之间。她只感觉自己的眼前一片光亮。耳边传来了蛛魔的尖叫，她等待着痛苦席卷自己的身体。

然而，什么都没发生。

她睁开眼晴，却被惊讶堵住了喉咙，发不出半点声音。一道耀眼的光芒笼罩了她和莫莉——菲琳的手竟然变成了金色，而光芒正是从她手中发出的！蛛魔拼命地击打光盾，却没有任何效果：圣光挡住了它的一切攻击。

到手的美食就这么飞了，怪物发出烦躁的尖叫。然而，一个矛尖突然从它的胸前穿出，刺耳的噪音戛然而止。粘稠的脓液洒了一地，从光罩的顶部流下。怪物伸出更多触手在矛尖上乱抓，却只将自己的肢体切成了碎块。它在死亡的剧痛中发出了咔嗒咔嗒的响声，最终轰隆一下倒在地上。

长矛另一端的人一脚踩住了它的尸体——是刚刚从窗口撞进来的圣骑士。面部的板甲也无法遮住他粗重的喘息，他的目光死死盯住了菲琳。看着这一幕，他的眼睛里显出了疑惑，但慢慢又变成了理解。日后，菲琳还会见到更多这样的眼神——而这是其中的第一次。

“这是……你自己搞出来的？”他低沉的声音中流露出一丝疼痛。

菲琳只有点点头，慢慢放下了手。此时，圣光和护罩也随之消失。

莫莉抱着菲琳的腿，发出了呜呜的哭声。

“太神奇了。”那圣骑士正在赞叹，突然被一阵叫声吸引了注意力。他转头举

起自己的武器，却突然放松了身体。

“冲啊！”一声熟悉的吼叫。是那个时常责怪自己不用心读书的声音。

斯蒂泰克将军带着一群士兵赶来了。用利刃和箭雨开路的他们，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着。仍在街道上的蛛魔开始尖啸着逃跑；有的遁入黑暗，有的则血溅当场。

“感谢烈焰。”那位圣骑士叹了口气，摘下了自己的头盔。她一眼就认出了他。是莱顿·布莱克霍姆。他是远征队中一位年轻的战士，战斗技巧相当出色，锻造武器也是一把好手。将军手下的士兵中，菲琳并非每个都认识——不过那些靠自己实力打出名声的人，她是如数家珍。他看了看莫莉，又把目光转向菲琳。“你们都没受伤吧？”

菲琳摆了摆手，小莫莉则还是抱着她不肯松开。

“那就好。”他一边说着，外面士兵的吼声也逐渐逼近。他的身形又委顿了一点。

看他终于放松下来，菲琳心脏那种握紧拳头般的紧张感也开始松动。她成功了。她在黑暗中成功挡下了怪物的袭击。

“你叫菲琳，对吧？”莱顿的声音略带沙哑。

她点了点头。她认识她这件事，倒也算不上奇怪。作为整个定居点当年唯一一个小女孩，大家都知道，她给斯蒂泰克将军带来了无数的头疼。

“你有颗勇敢的心。”他接着说道，“而且，不仅如此。”

然而，无论是西格弗雷德还是将军本人，听到菲琳的英勇事迹后都不太高兴。他们还坚决表示，她还没有经过充分的战斗训练，不该擅自行动。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那天菲琳挺身而出的勇敢之行，救下了不止一个人的性命。考虑到这一点，以及她刚刚发掘的神圣烈焰之力，将军不情不愿地下令，让她接受成为战士的必要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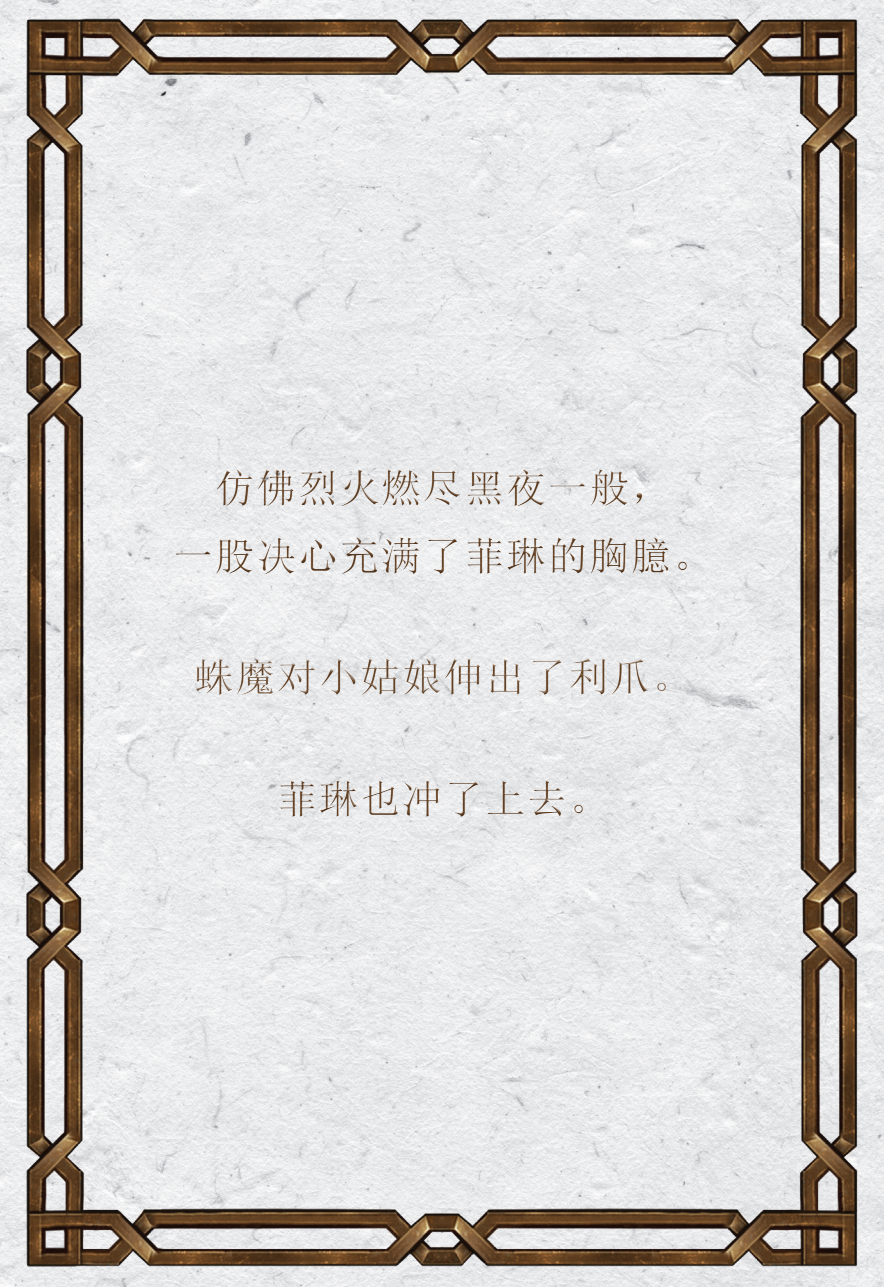
接下来的几个月，孤儿院开始了修缮工作——破碎的窗户用木头进行了加固，直接变成了一面墙。菲琳发现，自己在孤儿院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了。自那开始，她已踏上新的道路。她也正是跟着这条道路，走到了现在。

她的思绪在种种回忆间不断跳跃，从成为士兵接受训练的第一天，到莱顿最后一次与自己并肩作战，再到她宣誓成为燃灯者、带着圣光闯入黑暗的那一刻。

然后，她回到了当下——此刻，她将提出请求，要将圣光带到更远的地方。

“菲琳，你在等我吗？”一个声音问道。

这是菲琳今天第二次被吓到了。崇高者凯隆正站在不远处，脸上的表情有些惊



仿佛烈火燃尽黑夜一般，
一股决心充满了菲琳的胸臆。

蛛魔对小姑娘伸出了利爪。

菲琳也冲了上去。

讶和好奇，但也因一丝的不安而皱着眉。

菲琳从座位上弹了起来，向对方点头致意。“崇高者凯隆。我……真对不起，我并不是想——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跟您谈谈。”

“当然可以。”凯隆做了个手势，叫她跟自己走进了一个房间。这房间并没有什么装饰，墙上钉了几张地图，每一张上都涂涂画画，标记着敌人的动向，以及己方燃灯者与普通部队的行动计划。

菲琳在这办公室里度过了不少时光，至于原因……各种各样吧。她突然想到，这也许是自己最后一次和指挥官在这里会面了——一阵酸楚涌上心头。

“一切都还好吗？”崇高者凯隆走到桌子对面坐了下来，开口问道。

“很好。我……我是想说，没有什么坏事。至少没有发生什么坏事。”菲琳刚一开口，就觉得声音有些走调，于是清了清嗓子。随后，她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恐惧是菲琳的老朋友了。她对这玩意相当了解，也与它对抗过无数次、将它征服过无数次。然而，它却总能卷土重来，简直像个无法击败、拥有不死之身的宿敌。然而，催着她做出行动的也许是恐惧，但为她指引方向的却总是自己的信仰。现在也是一样。

“确实一切都好，”她再度回复，“但我要提出一份正式申请。安度因、奥蕾莉亚和其他人即将返回地面。我想和他们一起走。”

凯隆脸上的表情却有些出乎菲琳的预料。她本已做好准备，等着看到失望、怀疑甚至是愤怒——虽然，她从没见过崇高者凯隆展现出这些情感。然而此时，凯隆脸上却显出了微微的皱纹，露出了理解的神色。

“我早预感到，你会来找我这件事。”

菲琳也不禁显出了惊讶。“真……真的吗？”

“是啊，而且有好一阵了。”在凯隆的示意之下，她坐了下来。“过去这几周，你奋力参与陨圣峪的防务，还努力守护整个卡兹阿加，我都看在眼里。你会提出这个要求，我并不意外。”

菲琳感觉自己的心脏又攥成了拳头，但这次的心痛感却并非出于恐惧。“能在您的手下服役，作为燃灯者为民众服务，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光荣。”

“不过……？”两人沉默了片刻，崇高者凯隆开口引导她继续说下去。

“不过我还想……去做更多的事。”她终于说出了口。“虽然不知道到底要去做什么，但我知道，还有其他的使命在等我去完成。但不是在这里。这呼唤，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听到过。它驱使着我，让我抛弃了家人、抛弃了自己从前的生活。曾

经，它指引着我留在这里。但如今——”

“它正吸引着你另寻他往。”凯隆接过了话。

菲琳昂起了头，双眼对上崇高者凯隆那稳重却不失温柔的目光。两人又一次陷入了沉默，菲琳感觉自己仿佛要被这沉默压垮。

这下失望的表情要出现了吧，她思索道。

但凯隆只是看了看她，然后开口打破了寂静。“菲琳，你是我们最出色的战士。无论走到哪里，这一点都不会改变。我这辈子训练过不少燃灯者，也认为恭维话只会让被夸之人变得迟钝。然而，我是亲眼看着你在信仰的指引下走到了今天。既然这曾经带着你走遍世界、走入地下的力量如今再次对你发出了呼唤，我认为，不予回应恐怕并非明智的做法。另外，虽然不知道这条道路会将你带向何方，但我确实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们会想念你的。”

凯隆脸上露出了笑容。菲琳松了一口气——但她之前根本未发现，自己已经屏住了呼吸。随着这口气的吐出，她的泪水也好似快要决堤。她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抵抗”。她觉得这样的情感展露似乎不太合适，便想努力将这反应吞进肚里。然而，崇高者凯隆的表情却似乎在告诉她，并没有这个必要。

“作为帝国最显赫家族的后裔，你选择在这种时候挺身而出，无愧于你的身份。不过，陨落峪恐怕要变得黯淡许多了。”凯隆的语气有种苦中带甜的感伤。

菲琳快速地眨着眼睛，终于在甜蜜与悲伤交织的复杂情绪中落下了眼泪。“但是，神圣烈焰将永燃不息。”

凯隆叫菲琳自行活动，去做些准备。也就是说，她要开始自己最不愿意做的事：与众人告别。

玫拉迪斯没错，她的燃灯者同伴大多数都在旅店。走向旅店的路上，菲琳一直在思索要如何向大家宣布这个消息。是把他们一个个拉到旁边悄悄通知，还是一次过向所有人解释清楚？最后，她决定长痛不如短痛：直接说出来就是了。

话语出口，随之而来的又是凝视与沉默。再然后，便是吵闹的欢呼。大家纷纷向她表示祝贺，送上了美好的祝福。还有几个爱开玩笑的家伙纷纷表示，自己没办法一起去真是嫉妒得很；最终他们都决定，用美酒洗去大家心中共同的悲苦。为什么好呢？虽然要与同伴分别，但大家还是与卡兹阿加各地的盟友一起，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若说有什么值得奋力庆祝的时刻，那自然就是当下了。

不过还是有那么一会，玫拉迪斯将菲琳拉到了一边，对着自己的杯子低声说，“我早就知道是这样。”

“是啊，”菲琳叹了口气，顺着说道，“你早就知道。”

玫拉迪斯伸出一根手指指向她。“你心里那点事，从来瞒不过我。这件事虽然让我有些难过，但我还是为你感到非常开心。不仅如此，能了解你、和你成为朋友，我非常荣幸。”

菲琳胸中升起一股暖意，感觉自己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

随后，玫拉迪斯的胳膊紧紧环住了她。“谢谢你的诚实与勇气。当然，还有别的一切。”

菲琳竭尽全力抱了回去。之后，便到了放手的时刻。

一夜之后，菲琳开始收拾自己的行装，同时也迎来了又一天的告别。接下来，她选择面对斯蒂泰克将军。将军毫不犹豫地指出，菲琳从小就不听话、爱惹乱子，这次也是一样。

“要知道，这种说什么也不肯遵守规则的性格，恐怕会让你陷入许多危险。许多……连我也无法保你周全的危险。”然而，其中却没有将军平时对菲琳说话的那种气愤和烦躁劲儿。“不过，最近你似乎也不太需要我的保护了。”将军最终还是沉下肩膀，吐出一口气，语气也松弛了下来。

这时菲琳才看清，这战士英朗形象之下，其实还藏匿着一位柔软的女性。同时她也发现，将军扛下保护所有人的职责，其实早已被重担压得疲惫万分。

“从最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很需要你，”菲琳在桌子对面挺直了身子。“毫无疑问，以后我还会再次需要你。不过我心里非常清楚，你的种种教诲，我将受用一生。你的教育和指引，曾是我的一切。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些。”

两个女人对视了片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斯蒂泰克竟然先崩溃了。她三两步走到菲琳面前，一把将她紧紧抱如怀中。菲琳甚至感到呼吸有些困难。菲琳也抱了回去，手指紧紧抓住了这位“前任监护人”盔甲上垂下的布料。

“你体内有着阿拉希人的力量。”斯蒂泰克低声说着，撤回身，悄悄擦了擦眼睛。随后，她站直了身子，点了点头。“那就让世界见识见识你的厉害吧。”



菲琳的告别之旅又来到了兽栏。门口，一只巨大的山猫正慵懒地趴在地上，大口嚼着一个小孩子玩的球，发出奇怪的声响。那球已经被咬瘪了，不知道是孤儿们搞丢的，还是他们想和山猫一起玩，故意丢给了它。

菲琳走过这只巨型生物身旁，对方只是把一只耳朵转向了她，接着又大嚼起来。她一路走到后面的兽栏，口中还唱歌一般地呼唤起来。“焰——爪——？”

莱顿的山猫听到叫声，扬起了头。菲琳成天进出这里，这大猫早已习惯了。她伸出手，在它浑身各处挠了个遍；焰爪的喉咙里发出了舒服的呼噜声。

“好猫咪是谁呀？是你对不对？没错，就是你哟！”虽然菲琳一向不太喜欢猫，却对这种“大猫”产生了喜爱之情。毕竟它们那种敏锐的直觉，是连许多人类都不具备的。

“我只希望你能理解我、原谅我。”菲琳轻柔地说道，“但愿我最初的几天……或者几周……没有出现的时候，你能明白，我并不是抛弃了你，也没有被谁抓走。”她的手指紧紧抓住了山猫的一撮毛发，它发出了一点不悦的声音。于是，菲琳松开了手，转而用胳膊环住了焰爪的脖子，将自己的脸埋在了它的长毛之中。“我衷心祈祷，祈祷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慰藉，也祈祷还会有别人给你带来新鲜的鱼和春天的草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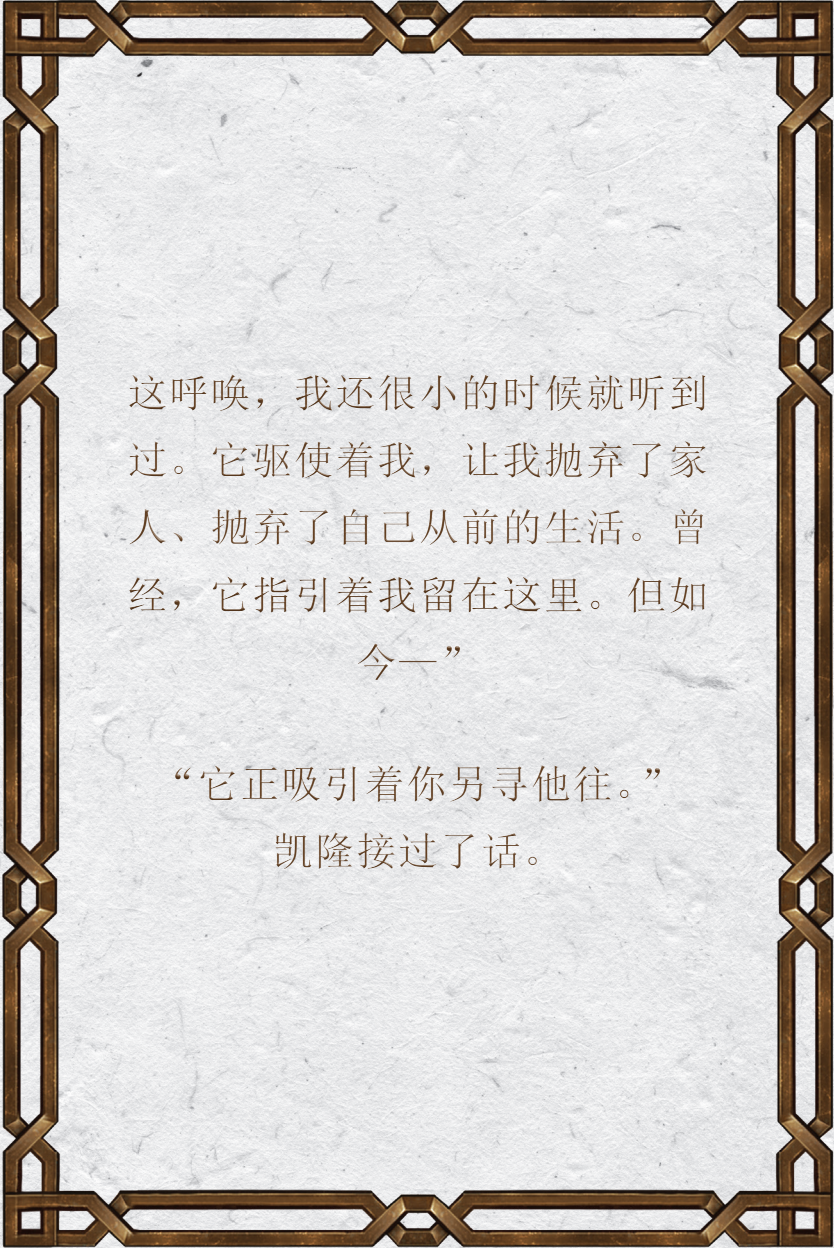
眼睛又有些痛痛的，但她忍住了眼泪。不能哭。在这之后还有最后一次告别，眼泪就先留着，等到了那时再流干吧。她靠着兽栏的木柱挺起了身，让大猫把脑袋放在自己的腿上，用手轻轻挠着。

大概就这么挠一个小时，喂了它三次零食，菲琳终于提起了背包的肩带，将它甩到背后，慢慢向隐修院走去。一路上她都将头埋在胸前，只在别人打招呼时作出回应。她感觉自己浑身都变得格外沉重，就好像两腿变成了铅块，胃里又塞满了石头。

脚下的这条小道，几天前还遍布痛苦与暗影，被黑暗中冒出的蛛魔占据。先驱夺走了他们最神圣的权力宝座，菲琳也和奥蕾莉亚、安度因这些旧世界的英雄一起努力战斗，想要将虚空最后的残留势力一举驱除。能够重新找回失散的朋友，奥蕾莉亚和她的部下可谓非常幸运。安度因终于将菲琳说了无数次的话听了进去——神圣烈焰绝不会抛弃任何需要自己的人。然而，走在这熟悉的小路上，她还是感到了一丝苦涩。

常言道，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被剪刀刺伤会痛，失去挚爱亲朋也会痛，这便是人性所在。然而，身为阿拉希人，身为燃灯者，便不该沉溺在这样的情感之中。承认情感的存在并没有什么错，但找到继续前进的勇气与力量才更重要。

奥蕾莉亚的朋友卡德加恢复了原样。菲琳想过不知多少次——为什么自己的朋友无法获得这样的眷顾？为什么恢复原样的，不是莱顿，不是安达利，不是莫莉的



这呼唤，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听到过。它驱使着我，让我抛弃了家人、抛弃了自己从前的生活。曾经，它指引着我留在这里。但如今——”

“它正吸引着你另寻他往。”

凯隆接过了话。

父母，也不是那些燃灯者努力奋战之下，仍然未能保住性命的人？

她终于走到了目的地——通往阳泉田野的桥梁旁，一片高高的岩石。她将脑中的想法暂时放下，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周围的景色，听着身后水车吱呀呀的转动声，望着头顶飘过的飞艇。这是她和安达利最喜欢的地方。两人总会趁着短暂休息时间来到这里，玩上几局圣光奇兵，要么就是放下燃灯者和士兵的包袱，以朋友的身份聊上几句。

菲琳知道，自己也许是最后一次来到这里了。她感到了安达利的存在，仿佛对方就站在自己身边。菲琳手中紧握着一对刚刚雕刻完成、上好油漆的圣光奇兵棋子，抑制了几天的眼泪终于喷涌而出。

“真想再见你一面啊。”菲琳对着微风低语道。她低下头，双臂紧紧抱住了自己的身体。木制棋子的边缘深深压进手心，她的手掌攥得有些疼痛。“我知道，如果你还在，大概会直接帮我打好行李，再送我一程吧。或者是……直接和我一起走。也许我还会主动叫上你呢。”她发出一声轻笑，向前走了几步，跪在草地上，伸手将棋子放了下来。

手指拂过土壤，她再一次想起两人共处的时光、共享的回忆。当然，还有安达利的牺牲……以及勇气。

“我会一直把你放在心里的。”菲琳低语道，“对你的回忆，就是我脚下的光。好好替我守望他们，替我保护他们。愿烈焰保佑你的灵魂。”视线开始模糊，她用颤抖的双腿站起来，转过了头。

每走出一大步，她的脚步都变得更加沉重，却也变得更加轻盈。就这样吧。她知道自己就该这么做，整个过程也比她想象中顺利了不少——将这一切留在身后而产生的痛苦，也烟消云散了。莱顿一定知道该做什么事、说什么话来安抚自己的情绪。她很想念莱顿。安达利一定会一边玩着圣光奇兵，一边帮她把所有事情理顺、办好。她也很想念安达利。认清道路并不难，但要沿着它走下去却是另一回事。更何况，她还是独自上路……

她时常思索，克莱夏女王踏上守护世界的旅途、心知自己将一去不返时，是否也会想念自己留下的子民？她在火焰圣水中沐浴、将曾经的一切燃烧殆尽时，又是否会怀念自己的过往？

这个问题她想了许久，思索着自己与克莱夏的种种相似之处，最终有一天问出了口。“当然会了。”西格雷德皱了皱眉，笃定地说道。“然而，牺牲并非她的目的，而是一个她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克莱夏依旧是为自己的生命而奋斗，而她的

生命，就是为那些在她之前牺牲的人而活。菲琳……许多人都喜欢从传说故事的结局中寻找人生目标。但我希望，你能从故事的开头找到自己的使命。”

克莱夏是以满满的希望和决心开始了自己的故事，菲琳内心也燃起了同样的火焰。带着这熊熊的烈火，她一步步离开了自己与安达利的特别之地、离开了莱顿的记忆、离开了燃灯者、离开了兽栏与焰爪、离开了斯蒂泰克将军、离开了孤儿院、离开了孩子们与西格弗雷德。到最后，她还是无法和他们道别。她又如何割舍得下呢。也许，孩子们还会时不时地想起她，想着她展开了宏大的冒险——就和她讲的故事一样。谁知道呢，假以时日，也许她还会带着自己的新故事再回到这里，讲给他们听吧。



通往多恩诺嘉尔的路，她之前也走过几次。只不过，这次的感觉有些不同。也许是因为，少了自己一定会回到那个地下家园的笃定，天空也显得格外晴朗。也许是因为，知道自己将离开这熟悉的土地、抛下过去的生活方式，寻找新的立足之地，空气也显得格外清新。

无论原因如何，她都加快了脚步，走向了聚拢在传送门前，准备前往旧世界的人群。激动的情绪在她的血管中悦动，那股灼烧感与她胸中鸣响的圣光是那么相似，却又那么不同。

她在人群中看到了安度因，看到他脸上带着一丝笑容，便咧嘴笑着向他走去。他好像变得……更明快，不像之前那么沉重了。虽然说不出到底哪里不同，但她感觉就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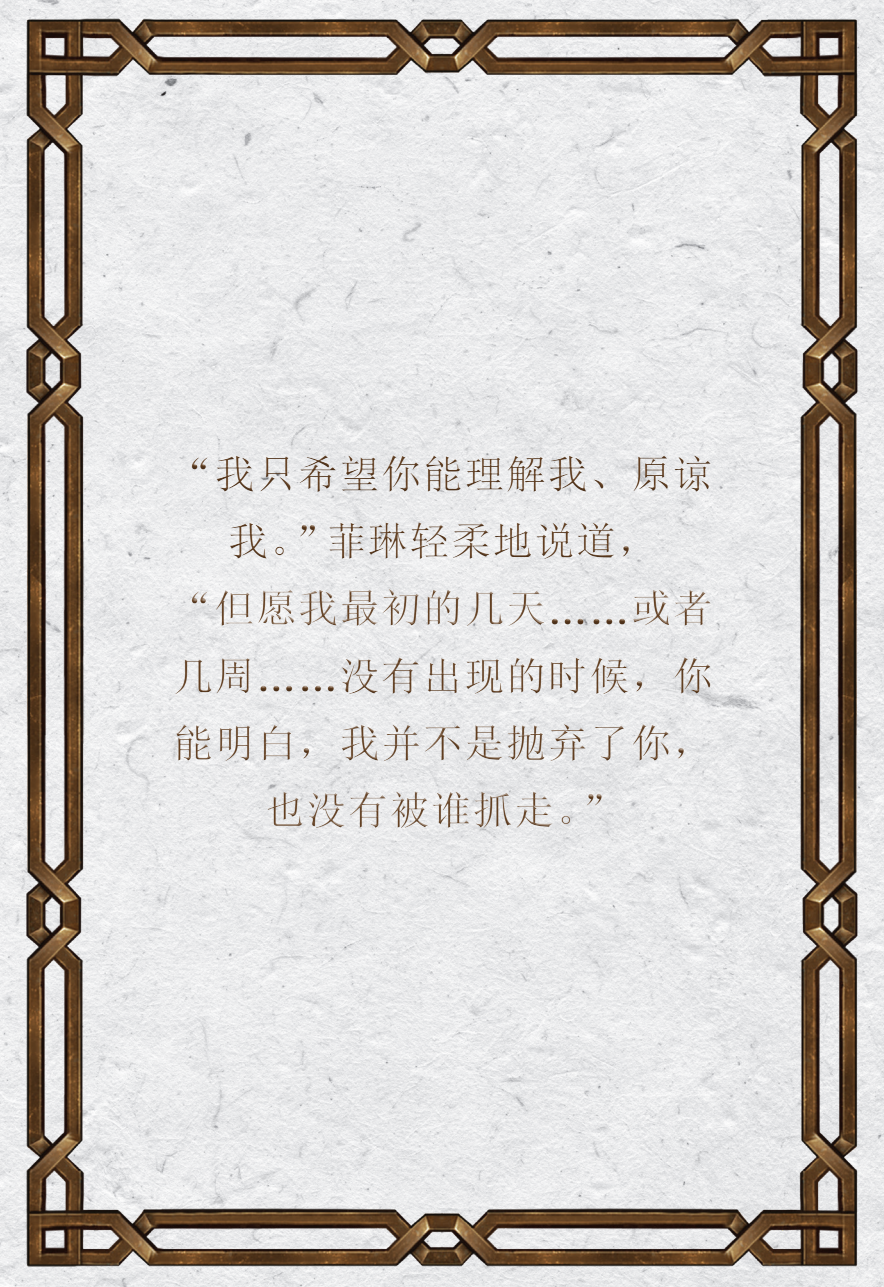
“菲琳！”安度因大声叫道，“我都差点以为你……”

“以为我改了主意，不想抛下自己的誓言、朋友、熟悉的一切一切，踏上前往新世界的冒险了？”她一边眉毛，故意露出了稍有责怪的表情，反问道。

看着安度因的表情迅速消失，她内心简直乐开了花。随着一声大笑，她狠狠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紧张，我已经决定离开了。不仅如此，我在意的所有人都送上了祝福，我心中也带上了对他们的感激。”

安度因瞬间放下心来样子也十分有趣。“不，就算你真的不打算走了，我也会理解的！话虽如此，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是在世界中冒险了一番，刚刚回



“我只希望你能理解我、原谅我。”菲琳轻柔地说道，
“但愿我最初的几天……或者几周……没有出现的时候，你能明白，我并不是抛弃了你，也没有被谁抓走。”

来。”

“那，你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了吗？”菲琳心中冒出了一丝犹豫，开口问道。“我是说这次的冒险。你找到自己想找的东西了吗？”

片刻沉默后，安度因皱皱眉，目光垂下了一瞬，又回到了她的身上；他的笑容也变得柔和了起来。“找到了。”

“菲琳。”吉安娜·普罗德摩尔走到安度因身边，瞥了他一眼，又望向菲琳。“你来了，太好了。安度因还担心你赶不上了呢。”

“是吗？”看着国王说不出话的困窘模样，她不禁感到有些好笑。

安度因清了清嗓子。“我——我不过是有些担心，害怕只剩你自己一个人走过传送门而已。不知你以前有没有用魔法的方式出过门——第一次体验时，任谁都会头晕目眩的。我可不想让你独自面对那种感觉。”

吉安娜撇嘴笑了笑，什么都没说。她脸上的表情却仿佛将一切说了个清楚。“无论如何，你来了就好。不仅如此，你还给他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你说什么？”安度因从刚刚的慌乱中走了出来，开口问道。

“照顾一位说什么都不听、只会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顽固贵族是个什么滋味，这下你总算知道了吧。”

他轻地哼了一声。“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看你心里清楚得很吧，杰瑞克。”

国王的脖子显现出了一抹红色，好在吉安娜大发慈悲转换了话题，大家对此没有多说什么。“菲琳，你要知道，我们可是费了好一番工夫，才说服达纳斯同意这件事的。他……家里有很多急事，需要他立即返回处理，我们也是一样。不过别担心，所有人都会好好照顾你的。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们会立刻赶来。”

菲琳点了点头，刚刚开玩笑时的笑容到现在还没褪去。不得不承认，安度因没法带自己探索旧世界，她有些失望。毕竟，说起旧世界的种种，就属他讲得最起劲。不过她也明白，安度因终于回归，先驱又不知所踪，他自然有许多职责要去完成。

吉安娜转身走开，菲琳向她道了谢，转身面向安度因。她一边的嘴角稍稍扬起。“杰瑞克是什么意思呀？”

安度因的面颊飞红，攥起拳头挡在面前，咳嗽了起来。他转过身，眼睛左瞧右看，但说什么也不肯对上菲琳的目光。这幅样子，简直太可爱了。“这件事还是之

后再讲吧。大概。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达纳斯跑哪去了？”

仿佛听到召唤一般，达纳斯·托尔贝恩从人群中冒了出来。这位国王虽然上了年纪，却是个久经战阵的老兵。他与安度因互相致意，随后便转向了菲琳。

“你就是那个洛萨家的燃灯者吧。”达纳斯伸出一只手，菲琳也伸手握了握。“见到你很荣幸。”

“彼此彼此。”她又偷偷瞟了一眼安度因，好在他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

“但愿旧世界不要让你失望啊。”达纳斯的声音响了起来。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旧世界会是什么样。”菲琳实话实说。她从没见过旧世界。那里的一切，各种奇观、各种危险，对她来说都是完完全全的新体验。然而，克莱夏女王的故事仍在她心中回响，牵动着她的神经，让她放下了一切疑虑。她对这呼唤作出回应——就像自己的祖先一样。至于那些她不知道的事，神圣烈焰自会指引她前进。她挺起胸膛，将头抬得很高。“不过，我很期待去亲眼看看。”

关于作者

Leatrice “Elle” McKinney, 笔名L.L. McKinney, 曾被*The Root*杂志和黑人娱乐电视台评选为“100位最具影响力的非裔美国人”之一。她是社会公平与包容的坚定支持者，也是#PublishingPaidMe和#WhatWoC Writers Hear标签的创始人。

Elle非常喜爱动漫、游戏、科幻与幻想作品，致力于不断推进这些体裁，让它们更好地反应我们丰富多彩的世界。身为《海洋奇缘》中小鸡憨憨的狂热粉丝，她的闲暇时间大多用来陪伴家人和自己的小猫：奶油糖男爵切斯特·毛绒·戳鼻子·呼噜顿·摇屁股·毛球三世阁下，以及各类东西破坏者，汉弗莱·吐舌·乱跑乱叫·脚趾肉球·嘀咕顿四世阁下一简称切斯特和汉弗莱。

她的作品包括Nightmare宇宙系列、屡获殊荣的DC视觉小说《Nubia》、漫威的《Black Widow: Bad Blood》等。